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五

策對

殿試對策

馬世俊

臣對臣聞治天下者當全盛之時而為善建不拔之計非破庸俗之論以鼓豪傑之心則其道無由昔唐太宗與房魏論創業守成之難易而曰與我取天下者知創業之難與我安天下者知守成之難周書曰若昔大猷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今天下正所謂兼創垂之盛而持危亂之防者也人才不可謂不盛而未盡所以取才之方吏治不可謂不肅而未盡所以馭吏之道懲貪不可謂不嚴而未盡所以止貪之術俗尚亦數變矣而未盡所以靖俗之謀兵制亦甚精矣而未盡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謂今天下為已安已治遂可晏然無事者皆庸俗人之論也臣竊嘗見夫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數遇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於其盛而又竊嘗慕夫賈誼

之策陸贄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何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復治葢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應之臣有志焉而欲陳久矣今當拜獻之始豈可自誣其所學乎欽惟

皇帝陛下

翠嬀承符

紫微正象

協運而興辛壬肇四日之祥矣擬乎敬承之世豈止四

百載而頌吾君之嗣實賴啓賢

體元以御子丑正三才之統矣嶢乎中乂之朝何啻三

十世而考昭子之刑咸稱誦聖

克艱厥后敦茂質於冲齡汝翼汝為汝明汝聽濟濟然

見安止弼直之休

無競惟人樹弘規於首出有輔有弼有疑有丞秩秩然

成無為至正之範今且

晉此多士

詢以綸言豈非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者歟禮記曰文王以文德武王以武功漢書曰功莫大於高德莫大於文周之興也先文漢之興也先武我
國家文武並濟以有天下
太祖之肇基啓祚
太宗之積功累仁至於
世祖以沉毅之姿而兼以明斷之識以恢廓之度而兼以綏輯之才一年而平兖豫一年而下江淮一年而定

荆襄一年而檄巴蜀不數年而五嶺望風滇南稽顙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盛也天下文武之臣莫不願畢志竭忠以待用人才亦已輻輳矣而臣獨謂未盡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嘗有未用者存於既用之外故尚書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岩野川澤之中其隱然備公輔之器者誰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應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其

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則以一庸人兼之而有餘古之聖人終身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旦應之而亦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信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薦舉將帥之徵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籤而使按資而陞賢愚同科茫然無據彼論而後官量而後入獨不可稍存其萬一乎程才莫先於討吏而臣謂未盡所以馭吏之道者何也古者親民之官莫重於二千石有以

公卿而為之者唐宰相出為刺史李泌常衰皆然若夫守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今之郡縣官大抵如傳舍與民情漠不相接監臨使者顧盼威動所薦未必賢所糾未必不肖其趨謁勤者即為才其應對捷者即為敏則何若嵩重郡縣之責外聽責成於督撫內聽考核於銓部而用唐虞三載之法以黜陟之彼監臨之所薦所糾不亦可以已乎且令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勢有不能盡汰者慮庸人之無所容耳夫不慮庸人之無所見

而反慮庸人之無所容此從來之積弊也即以今日之計吏言之亦莫亟於懲貪矣而臣謂未盡所以止貪之術者又何也凡人之溺於賕賂而不能脫者大抵有田園妻子之見以惑其中也故有昔居環堵而今則擁甲宅昔泣牛衣而今則列姬姜昔無半頃而今則連阡陌詰其所從來不貪何以有是耶誠能稍限其田宅媵妾之數而為之禁其有敢於踰禁者即坐以僭肆不敬之罪彼有私金於筐篋而受貪墨無恥之名雖愚者亦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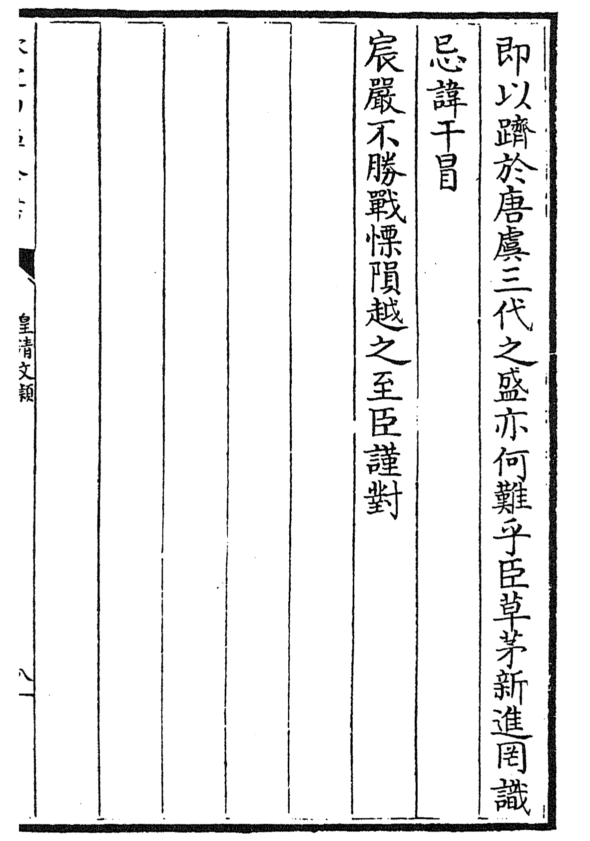
自笑其所為矣臣嘗見敗壞風俗之事必自卿大夫開之而後愚民從而效之此臣所謂靖俗之謀猶有未盡者巫風淫風有一於身家必喪今之卿大夫多為淫靡無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後倀兒舞女之裝寶馬畫船之飾探丸跳劍之俠刺猴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術以求其貴貴者必有術以求其富而聖人馭富馭貴之權皆何所施乎今富者之必貴既有嚴譴以禁之而貴者之必富獨相習而以為固然如是而欲風俗

樸厚教化興起不可得也且夫天下馴服於教化而不能變者無事則頼文有事則頼武今日師武臣之力亦可謂膚功畢奏矣而臣獨謂用兵雖精未盡所以弭兵之要此又非無説也處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酇長旗鼓之節藏兵於民則誠迂然必使兵與民習民與兵習一旦有事毋論兵勇於鬬而民亦有各護其田疇廬井之心此不戰而自勝者也今則兵之所輕者民而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則民自為民兵自為兵

天下未有民自為民兵自為兵而能久安長治者也宋
藝祖留意賞罰平蜀之役賞曹彬而罰全斌夫亦賞其
與民相安罰其與民相擾者而已矣行間之功罪即以
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臣所謂當已安已治而亟亟焉
為善建不拔之計者也雖然治天下有本有末得其本
而治之則無不治矣所謂本者何即
制策所云紀綱法度是也司馬相如曰風軌簡易易遵
也湛恩龎鴻易豐也垂統理順易則也憲度著明易繼

也嘗取歷代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損益者不過質文之異其尚耳不過隆殺之異其制耳不過寛猛競絿之異其用耳若夫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以淳文德於焉誕敷武功於焉赫濯創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漸者也紀綱法度亂則吏治以乖民俗以壞文德傷於優游武功失於爭競創不可以憲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也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我

國家之典章至簡便而至精詳至嚴明而至仁厚似無以加矣而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為牙兵而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誠能盡捐滿漢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則贊贊者皆臯益之選也桓桓者皆方召之儔也將見江南靜橫海之戈而冀北息桃林之乘



即以躋於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難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殿試對策

繆彤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綿歷服於無疆也必有其為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可以不清賦稅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蓋所謂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是也所謂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舉賢而愛惜人才則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擇吏而澄清吏治則成廉潔之風矣仁以理

財而撫循百姓則致豐亨之象而臻樂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馭天下之術而恃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愛百姓之名而貴有愛百姓之實以是內之百僚有師濟之盛外之羣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庫有充盈之積下之閭閻有康阜之風是堯舜三代之豐功茂烈不難再見於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鴻圖克懋
龍德方升
孝思永言隆祖任母姜之尊養
惠澤普被備文謨武烈之顯承
文教著日出之區
武功及海隅之表四方皆已底定天下皆已治安而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用人擇吏之道足國裕民之方雖帝咨王訪

寧有過歟以臣之愚陋非有藻鑑羣流之識何敢言人材之用舍非有封疆牧民之責何敢言百官之短長非有錢穀大農之計何敢言財賦之充詘然臣嘗聞柳宗元曰思惟報國獨有文章又聞歐陽修曰士患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吾職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今煌煌

清問實式加之其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對揚休命乎臣嘗緬懷上理追念先猷而知古帝王為治之本無過

內治之心而治心之要無過吾心之仁何也蓋有純王之心斯有純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關雎麟趾之風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故欲求國用之足未有不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欲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賢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賢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求用人之慎未有不由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惟我
皇上夙夜冰競期於俊乂充廷廉能著績以裕國計而

慰民生者誠莫踰於此矣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簡任賢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用當其才人稱其職此我

皇上闢門籲俊之盛心也朝廷選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殆將用其能以理不能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用也嘗患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患其少與其用不足而後取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

不用與用之而不當皆可惜也故賢能不可不惜也以內而言之臺省之內升本以賢能而升者反逸之山林之內升而候鈌不如遇鈌後升久置之拾遺補過之列非無益也外而言之監司郡縣之轉遷亦以賢能而升者又留以未竟之案有功而升者仍以有過而留苛求於錢穀刑名之間亦已甚也總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必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後真才輩出矣臣每見今之在位者見一賢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

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問其故曰避嫌也避嫌之念生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矣臣故曰仁以舉賢則愛惜人才而可以收用人之效者此也伏讀制策有曰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至不肖有司私派横徵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興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夫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剝削也今之下吏亦苦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飾其名曰公費不知藏之私槖之中者為公

乎為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者飾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為樂乎為怨乎臣恐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掩人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入而有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賣絲而糴穀焉一定之稅而有無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耒耜方思東作而輸將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貪吏之弊一至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計之懲貪之法不可不嚴也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

貪不止賦歛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有不畏强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過舉其大槩而不能悉其實也莫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冒無耻止為室家妻子計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為後日平居之所樂何憚而不為之惟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為此耶此非過於刻覈也蓋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臣故曰仁以擇吏則澄清

吏治而可以致廉潔之風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用浩繁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每昧於撫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以見愛民裕國之弘謨也夫今之賦猶古之賦也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何以古則上有餘而下無不足今則上未嘗有餘而民又患不足豈非撫字催科之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必為民治農桑焉必為民廣畜牧焉必為民緩刑罰焉必為民通有無焉如是

而民力裕矣民力裕而上之所求無不應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財窮民之力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將元元安所歸命哉臣嘗觀小民之家其初牛羊菓蔬熙熙然若為子孫百年之計也者一往過焉則為墟矣再過三過焉則又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逃亡也或曰賦重而不能守也是非催科之所迫而然耶故撫字之道不可不講也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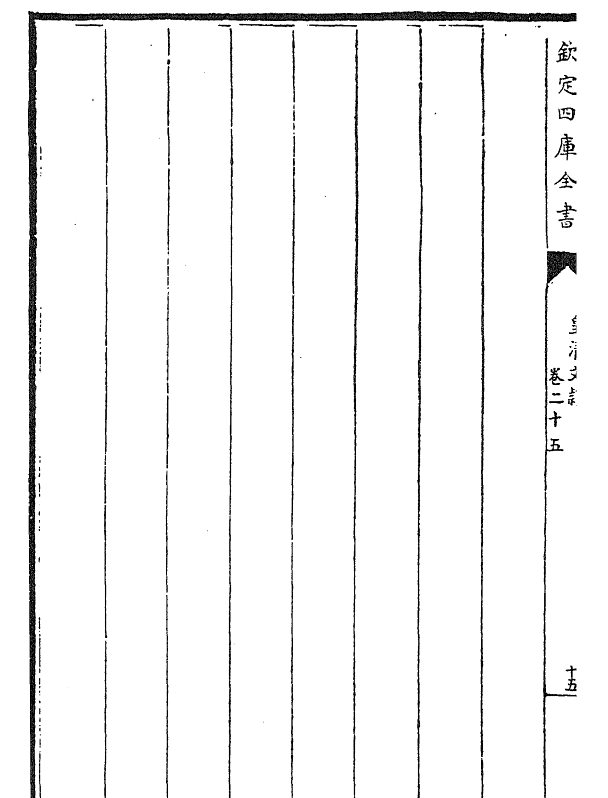
皇上弘豈弟之恩立慈惠之師使天下之為吏者寓催

科於撫字之中則上有倉盈庾億之慶兼撫字於催科之內則下有家給人足之風臣故曰仁以理財則撫循百姓而可以致豐亨之象臻樂利之休者此也然臣反覆深思欲為

皇上更進一籌而終無易於仁以存心之為要也書曰

皇天無親惟仁實親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之謂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殿試對策

韓菼

臣對臣聞帝王欲舉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夫心者萬事之權輿至治之根柢也世有百年必敝之法而有萬世可以無敝之心為政而不本之以心雖舉唐虞三代之法施之而無一可古之聖王不能以身勞天下而惟以心勞天下其分猷布化則寄之百官有司其兼總條貫則付之紀綱法度而其子愛元元忠厚惻怛之實心必有餘於用人立政之外者以勸其

羣臣之遞相倡也以率其下漸磨陶冶淬厲鼓舞務盡出其精白不欺之心以為天子拊循斯民之具何者當興何者當革若何而可若何而否張弛寬猛休養生息君臣相與早作夜思無往而不得其當由是衣食足而積貯充教化行而獄訟息暴民不作兵革不試而即有水旱不時之虞無改乎閭閻樂利之舊馴至四方從欲協和風動人事修於下天休應於上陰陽以和風雨以時則惟聖王能帥其臣以實心行實事之所致而非徒

法嚴令具一切隨事補救潤飾吏治之所可幾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得一居貞

兼三出震

定黜陟而澄吏治遠媲雲師龍紀之遺

因燠暘而念民依務協畢雨箕風之好

覃敷文教而益講於道德仁藝常使史誦詩士獻箴

底定武功而不忘乎獮狩蒐苗共美石騶虞左狸首

淑問既已揚於疆外

湛恩既已普於羣生庶績既已受成百神既已順職乃

猶進臣等

親策之以府事未盡修和治道未臻醇備而欲究於仁

讓之化休養之澤審幾度務設誠致行之源此真公聽

並觀懸鞀設鐸之盛心也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獄者

天下之大命和氣之所由致災沴之所由生也我

皇上深矜庶民之不辜時沛更新之恩屢下停刑之令

而且寬失出之罰重矜疑之典禁慘酷之刑所以戒枉濫者至矣而民猶或多寃者何也

制策曰引律多煩駁察誣良時見參奏臣以為今日刑獄之刻正在於駁察苛於前而參奏隨其後也古之治獄者蓋使之議論輕重慎測淺深寛然得盡其心焉今自臬司上讞毋論或重或輕而必以駁察為例有司苦於其上之苛刻繳繞也乃逆窺意指之所向而文致罪人之辭以求一當寃之出於罪人之供者實非出諸其

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為妥招夫招而曰妥是徒幸免駁察而不顧生民之命者矣臣謂宜少寛假臬司之參駁而第慎擇其人焉以寄一方之民命則庶乎其可也而臣尤有請者在減例而一從律古者律一成而不可變而復有疑有比是律之中已不勝其權衡變化而不必增例以預擬之也今常例之外條例日增徒使輕重上下得易以為奸而已矣且夫法亦顧用之若何耳劓刖椓黥蚩尤之刑而唐虞仍之不聞其或濫五

刑三千法莫詳焉而周之中葉不聞其召祥刑之當否果不在法之詳畧也又況今之律所謂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之義亦已盡乎小大之比豈猶不足而復議例乎恭惟

制策念積貯之當務而洞晰夫常平之設多屬虛文賑濟之恩奉行不實臣以為今日欲行古者遺人委積之法則迂如近者頻下賑濟之令亦難為繼欲倣古者平糶之制又恐有結糶俵糶括糶之弊若欲一恃於常平

則出納斂散之不時蓄積之不實今亦既見之矣而臣竊以為今日惟社倉之法猶可行也誠各委一方之守令俾請其鄉之耆宿有才德者勸民量輸其粟而時斂之而時出之少加其息以償腐耗其行之也以鄭鄙而不以縣其主之也以鄉人士君子而不以官其勸之也以忠厚憯怛而不以督責苛急於以禦凶荒也其庶幾乎若夫

制策所云耕九餘三即有災祲而民不饑者此則足民

之本計也臣謂今日足民之道有三曰減賦曰緩征曰減餉今賦税既有定額似不可復減然古者十而税一又或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則今他省之額最輕者猶為重也而江南一省之入至六百餘萬欠釐毫以上輒罪之及上計簿而欠者亦數百萬也此數百萬者民不敢欠而官不能有也則安歸乎夫徵發急則奸欺易生條目多則侵蝕難詰勢不得不議停亦不得不議蠲則曷若少留有餘於民之為利乎臣請即一省以例其餘權

其輕重茍有可少寛減者減之藏富於民即餘富於官此時務也緩征之說諸臣請之數矣言之切矣

皇上亦欲行之再三矣而格而不遽行者以協餉之故則臣請言減餉之說古者一州之入必足當一州之出姑以戰國時言之養兵百萬而不仰給於他國今天下大定而餽餉不絶如歲歲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輦輸於嶺海之濵絶遠不毛之地而所在雄藩大鎮外挾一二竄伏山箐之餘孽以自重而内以邀於

朝廷日耗司農不生不息之財以厭其子女玉帛無窮之欲此豈可為繼而輒因循而不變乎臣請於兵之可撤者撤之其必不可撤者則留屯田古者常且戰且屯今正當養兵不用之時其力尤可用且往者兵在湟中則屯湟中在淮則屯淮在許則屯許在振武則屯振武在烏孫伊吾則屯烏孫伊吾安得藉口無可耕之田乎或猶有不足則姑以近省之餉量給之俟行之數年佃作盛而軍實充乃盡舉協餉而罷之協餉停而征可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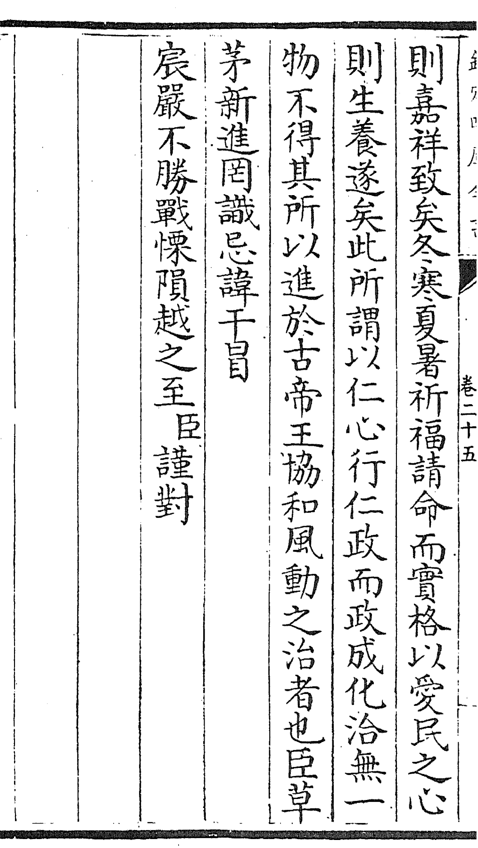
賦可減矣緩征減賦而民有餘財則可以耕九餘三遇
災祲而無菜色矣凡此數條臣敢因
聖策而盡其愚雖然為政有本致治有要則臣以為必
先於倡天下之人心以實心行實政而後可也宋儒朱
熹有言世有二敝有法敝有時敝法敝可救之以法時
敝必變之以心今百僚師師庶事具舉然諸臣或畏罪
之念重而踴躍之意輕功名之慮深而忠愛之誼薄推
委瞻狥之情多而公忠任事之氣少則或者御臣之道

亦有未至也臣謂宜推忠信以結之寬文法以優之破資格以異之豐祿餼以勸之崇尚聖賢之實學以砥其禮義廉耻之防試以當世之要務以覯其經理才幹之實漸磨陶冶淬厲鼔舞而向之數條者可以付之其人有餘矣然其本要在

皇上之一心誠夙夜講學一本於戒謹畏懼之至意則

德業益充矣恭已出治而一將以吁咈咨儆之實心則

萬幾益勅矣側身修省齋居淵默而一出於敬天之誠



則嘉祥致矣冬寒夏暑祈福請命而實格以愛民之心則生養遂矣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而政成化洽無一物不得其所以進於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第一問

萬松齡

通經所以致用治不本於經術非治之至者也虞舜咨牧曰食哉維時洪範八政首食與貨豳詩言治田尤詳蓋農事之於治綦重矣先王體國經野其制備在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謂三農者山澤平地固以地為別矣然山澤之中難以種穀惟康成云原隰平地農民可於三處營種其說殆不可易而或謂上中下農夫三等以人為別則非也禹貢則三

壤以定賦雍州黃壤得土正色厥田上上兾州白壤厥田中中揚州塗泥故列下下而他州胥準此矣孔頴達謂九州之内視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貢賦之法其實一州之内亦有三等周禮一易再易之别雖雍兾間亦然而所授一夫百畝之田要惟以不易者為準爾雅之三田自一歲以至三歲曰菑曰新田曰畬所耕愈熟則得穀愈多上農夫可食九人遞減而至食五人勤惰既殊則收效亦異故及時趨澤農民亟焉若夫井

田之法一夫百畝夫三為屋屋三為井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九州之廣起於六尺經界正而爵祿可平三代以上之治所以廸斯民於康樂也至魯宣公履畝而稅春秋譏之何休註公羊謂井田之義在無泄地氣無費一家同風俗合巧拙通財貨五者具備年豐俗阜民樂其業而頌聲作焉井田存而先王之澤未湮也周禮大司徒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物各有所宜生分别五土視其高下因地之利以為樹植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也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五物者五地之物九等者騂剛赤緹之類是也至載師所掌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廛里場圃之類是也他若九土見於左氏九地見於太元名目雖殊而要不離乎五地九等者近是是載在經籍者固班班可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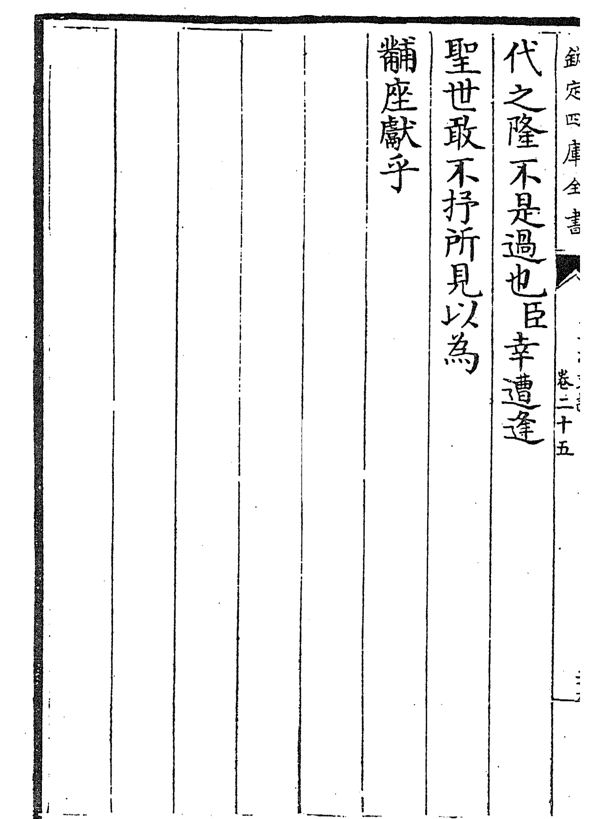
班固之志藝文也農凡九家書百一十四篇雖出一家言而亦與經並列誠以農者民生日用之常經所關為至鉅也今觀於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言農事甚悉皆原本周官而多託於神農后稷之言以伸其說顧其法之最善者莫過於代田區田代田之法始於后稷甽長終畆一畆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歲代處故曰代田畆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正其行通其風凡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故

三以為族苗乃多粟苗生稍長每耨輒隤土以附根比
暑盛隴盡根深能風與旱其在詩曰或芸或芓黍稷薿
薿芸以除草芓以附根故薿薿而盛也漢武帝時搜粟
都尉趙過行其法歲收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區田之法始於伊尹田長十有八丈分十有五町中間
十四道其法有三等以上農中農下農為別漢成帝時
議郎氾勝之奏曰昔成湯時伊尹善區田教民糞種歲
收粟畝百石勝之試為之得四十石此見於諸子史傳

以佐經之所未逮者又班班可考也自是而後有賈思勰之齊民要術李淳風又演之唐中和節有進農書之例宋景德有農田勅之頒胥以農事為兢兢我

皇上宵旰勤勞無刻不以田功為念而又

特命儒臣編緝農書昭示天下為閭閻久遠計是則井田雖不可復惟取代田區田之法隨地相宜審量而善用之以經術為治術上追周官周禮遺意使民務本樂業衣食滋豐由是導之以禮義澤之以詩書雖唐虞三



代之隆不是過也臣幸遭逢

聖世敢不抒所見以為

黼座獻乎

第二問　　萬松齡

自古名臣之進説於君者其大指所在要惟欲其君涵養德性以為出治之本詳平政體以為致治之方而已古之君天下者堯舜禹三聖相繼同一執中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敬止武王執競而其時臯䕫稷契為之臣伊萊周召為之相上下之間交相儆戒者胥以懋修厥德為要故風動時雍之盛太和大順之徵非後世所可及誠以治天下有本焉本者何在端其心而已三

代而降急於言事功而緩於言性道此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而荀孟不得並稱也雖然管子之言三本曰德當位功當祿能當官猶有古官人之意焉而其言六務必以節用為先亦不謬於食時用禮之指荀子之言三具仁義是矣而必繼之以威是假仁義之說以行其督責固王者所深惡也而曰欲王則王吾不信已宜其所謂四齊一因任乎法而望民愿俗美詎可得哉孟氏既没董仲舒三策為能獨見其大而其立說謂王者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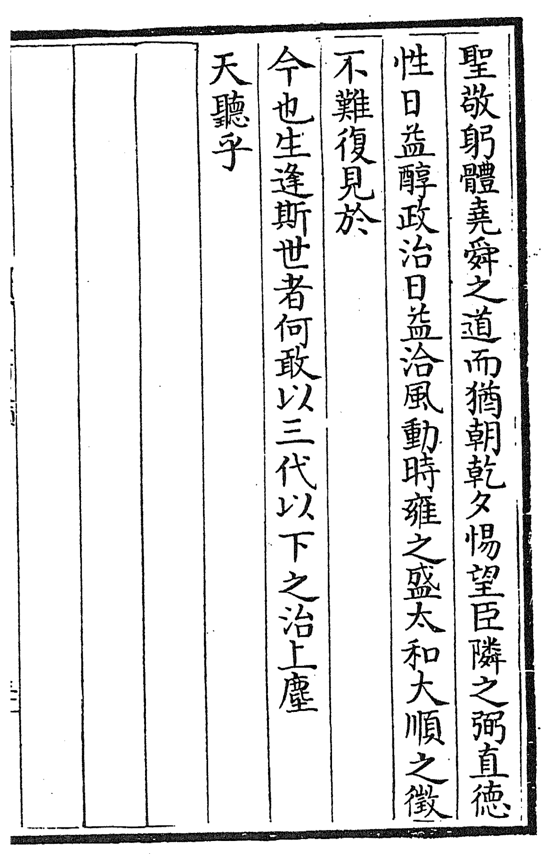
宜求其端於天天任德不任刑王者奉天以從事亦宜任德教而不任刑其言粹然一本於王道而矯戰國功利之習故後世醇儒必以江都為稱首若夫鼂錯本學申商刑名故其上書以知術數為先及選賢良所對三策以五帝三王五霸並論而其意指所向惟欲以霸術輔其君此則董子之所羞稱也嚴安徐樂皆上書言世務樂之意在於修德瓦解土崩之喻足為千古烱戒安之意在於捄弊而制度以防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

心猶有一道德同風俗之意焉至崔實所著政論指切時要而仲長統稱之荀悅作申鑒五篇有曰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又曰為政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皆淺學所弗能道誠有足採者焉自後貞觀之治號為極盛一時房杜諸賢而外直言極諫有致君於堯舜之心者莫如魏徵十思之疏首曰見可欲則思知足夫君能窒欲則思過半矣太宗行其言不數年間時和歲穰此仁義之明效大驗也司馬光五規之論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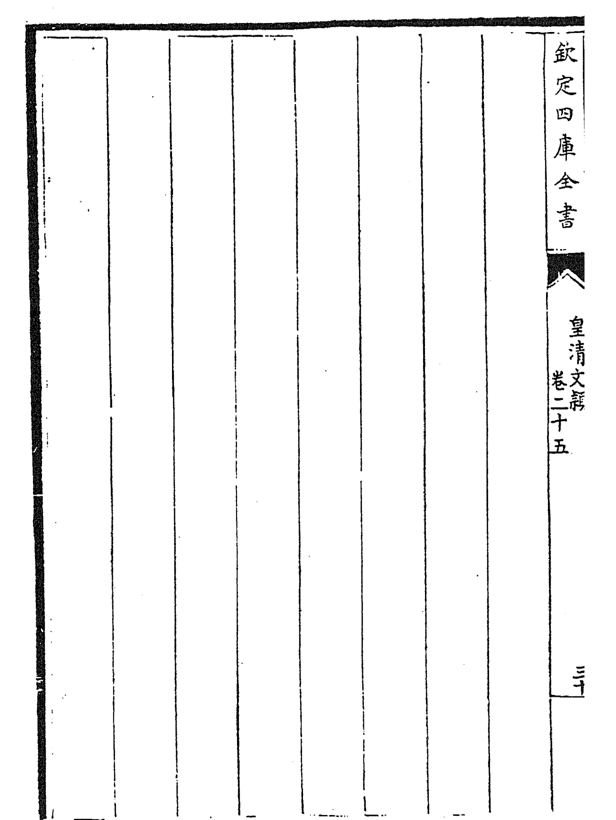
之以務實而致儆於怠遠元祐之政不竟其用良可慨矣其以十事入告者唐宋諸臣多有之如姚崇所論在先仁恕元微之所論在廣聰明范仲淹所論始於明黜陟終於重命令程明道所論始於朝廷終於鄉里因時擇術言各有所當非苟而已也而惟吕公著之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其義至純其詞至備可為千古人君之凖則焉伊川有言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三立志也責任也求賢也而三

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紫陽封事有曰天下之大本心也其說雖平易無奇而皐夔稷契之臣伊萊周召之相所以致君於堯舜禹湯文武者舉不越此而惟董江都正心以正朝廷之一言深有合焉此程朱所以直接孔孟之傳也彼管荀者霸佐才耳何足語於此哉歐陽子云三代而上禮樂政治合於一知禮樂之外無政治亦可知德性之外無事功矣我

皇上天亶聰明日躋



聖敬躬體堯舜之道而猶朝乾夕惕望臣隣之弼直德性日益醇政治日益洽風動時雍之盛太和大順之徵不難復見於今也生逢斯世者何敢以三代以下之治上塵天聽乎



第一問　　　　朱荃

臣聞致治之君首以農事為重欲興農事先勤勸課欲勤勸課先辨土宜蓋土宜辨而後樹藝成樹藝成而後民財裕先王體國經野之規莫大乎是然而陵谷遞遷古今異勢經書所載雖詳至於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又在乎變而通之者矣粤考周禮九職自三農以迄閒民各職其業而農為之首三農云者前鄭與後鄭說各不同一以為山農澤農平地農也一以為原農隰農平

地農也按司徒掌葛以時收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援此以証則前鄭之説可信要皆以地別非人別矣禹貢之三壤蓋因水土既平取九州穀土而品節之定為上中下三等周禮之不易一易再易則以田之肥磽定授田多寡之數既以均其賦稅亦以休其地力若爾雅之曰菑田畬田新田又以一歲再歲三歲之異而命之者耳孟子王制皆言上農夫食九人下至五人蓋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次以是為差與小司

徒之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此為人功彼為地力各為一義而其説正可兩存至於井田五義何休言之葢詳曰無泄地氣無費一家同風俗合巧拙通財貨以漢唐後地勢考之其法已不可復行然善學古者不必泥其迹而未始不可師其意葢泥其迹則雖先王之制適足以滋紛擾師其意則雖異同之論皆可以備叅稽也五地見於周禮所稱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者是而管子又有五粟五沃五位五隱諸名九土

辨於禹貢所稱白壤黑墳赤埴泥塗之類是而淮南子又有農土沃土滔土并土肥土中土成土隱土申土諸名九地詳於左傳異議所稱山林之地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六表當一井彊潦之地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三町當一井隰皐之地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者是而揚雄太元經又有泥沙澤池沚厓下田中田上田下山中山上山諸名九等者上中

下各三等即据五地之內分為九等而漢書叙傳亦有高下九則十二土者即十二分野之土而後漢書注亦云地有十二分按之於今正不必其盡合要皆辨方物土者所宜博考而詳究者也我

皇上情殷九扈念切三農勸課之

詔遍及閭閻然幅員既廣五方之土性不齊是宜酌古証今辨其剛柔燥濕之宜勒成一書垂諸永久俾斯民

鑿井耕田而共忘

帝力豈不休哉

第二問　朱荃

百家之論政尚已大抵言之得失視乎識之淺深而識之淺深又視乎學之純雜其以功利起見者才臣之言也以民社起見者忠臣之言也以義理起見者純儒之言也自古在昔不乏嘉謨嘉猷而惟六經之辭有純無疵此無他其本端耳管子以德當位功當祿能當官為三本以節用賢佐法度必誅天時地宜為六務荀卿以仁義威為三具以治法佐賢民愿俗美為四齊其言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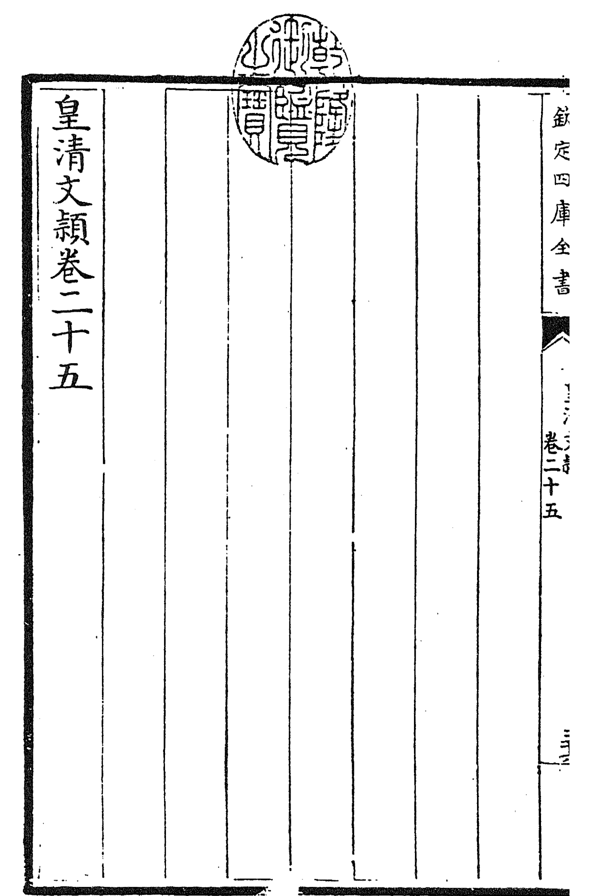
雜互見而均有裨於治術要亦經之支流餘裔也漢儒以董子為最非鼂錯比錯之論兵事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剴切詳明皆合經世之務然所論列惟於利害加詳則猶是才臣而已至其賢良對策頗近貢誤董子則於經術獨深天人之理見之真而言之切觀其敷陳教化推本王心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實開宋儒理學之先三代而還未易多覯若嚴徐之陳世務則等輩耳嚴安之論多本賈誼徐較警切亦駁而不純未足置優

劣也仲長統稱崔實政論特以矯一時之弊荀悅申鑒五篇於政體為詳今採入後漢紀及資治通鑑者乃其尤精要者耳唐室諫臣魏徵最著十思之疏尤切格心如云思知足以自戒思知止以安人思謙冲而自牧思江海下百川思三驅以為度思慎始以敬終思虛心以納下思正身以黜惡思無因喜以謬賞思無因怒以濫刑卓乎讜論與聖賢省克之功何殊太宗虛已聽納以成貞觀之業實徵之力也宋則司馬光之五規分著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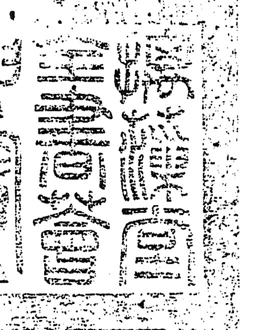
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其議論詞意正與魏徵相埒責難陳善二子可無愧焉至於十事陳説則唐姚崇宋范仲淹吕公著李綱皆有之而范吕之言為最著若夫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此范所陳也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此吕所陳也論各不同要皆致治之模立德之本若王安石亦嘗以十事入告則意在要君雖經術紛綸可無取矣迨乎理學昌程朱

出伊川言先務在立志責任求賢朱子戊申封事言急務者六而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皆本以人主之心此則大儒之言體用兼備明德新民一以貫之可與六經並傳豈漢唐諸子之所能及哉小臣愚昧不能盡究羣言得失之故祇承

清問撮其大略以對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皇清文頴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貢生臣李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頴卷二十六

議

修史議　施閏章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覯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惟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爲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于雪怨而索米見

詆抑又甚焉歐陽不為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
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
矯誣則有人鬼之譴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
難言哉我
皇上天授亶聰祖經禰傳既修
皇清玉牒實錄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攷人物考諸書
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
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有不成於後王者遠不具

論宋金遼三史元臣托克托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濂王禕爲之今
國家膺圖秉籙三十年餘矣明史廢而不修後將何稽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曰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爲功因舊者易爲力也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萬歷啓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

非固詳而遷畧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畧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于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予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禰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

定論之難也五曰門戶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戶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八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戶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牴牾議論蠭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吠堯之犬本以忠桀棄

則失真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以采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嫺詞賦者之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捃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之難者也

皇太子視學議

徐乾學

古者釋奠有六凡釋奠則天子必視學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五也師還釋奠於學六也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此始立學而釋奠也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周禮大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此四時釋奠也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於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此師還而釋奠也三代之時王子皆親自入學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故漢臣賈誼亦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此三代太子入學之大

畧也東漢永平中元間帝數親幸太學行養老禮而太子視學無文可檢唐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先聖先師皇太子初獻國子祭酒亞獻攝司業終獻開元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前一日所司灑埽學堂内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宫設皇太子次於大次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

向北上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於東階南西面執經於西階南東面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儀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守宮設

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又載皇子束修儀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聞之先儒云古者天子視學為養老也雖東漢猶然自漢以來養老之禮寖廢而人主之幸學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皇太子視學之文見於經史畧

可考者謹條次之如右臣愚以為三代皇太子入學親師之禮此太古久遠不可行於今者也開元皇子束修儀雖近古然今日宮詹諸臣輔導皆有專責束修之儀亦不必行於今者也惟開元禮所載皇帝皇太子視學釋奠之儀於今為近誠考舊禮而折衷之裁酌損益成一代之隆儀舉累朝之曠典則於

皇太子養正諭教之功未必無裨補萬一矣謹議

北郊配位議　　徐乾學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太常卿徐元珙條奏北郊之禮皇地祇位北向

祖宗配位當以西爲左東爲右請察政和禮改正奉

皇上面諭令學士臣乾學臣菼考論古時所行典禮撰擬以進者臣等竊思凡祀典有正位方有配位配位之左右不同正位向南則東爲左而西爲右正位向北則西爲左而東爲右臣謹案北郊配位自漢光武中元二

年始地祇南向薄太后配位東設西向唐開元二十一年祭地方丘地祇南向高祖配位東設西向此地祇南向居左之證也至宋政和四年用北墉答陰之義改地壇向北配位從正位而改故宋太祖位西設東向蓋地祇既北向則配位以西爲上西方卽左也此地祇北向配位居左之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於安定門外用宋舊制地祇北向則當以西爲左矣而其配位猶設於東與古禮不合

本朝因之未曾更正但明制配位止一太祖我朝
三聖並配所設
祖宗位次尤宜詳爲考定今廷臣憚於改作不考政和
之禮託言地道尚右謂不必更張似非篤論其曰地道
尚右者乃周禮注疏解左宗廟右社稷之義郊壇配位
從未嘗以此爲斷臣謹案嘉靖祀典考云禮臣進呈陳
設圖式方丘壇皇祇北向配位居左是嘉靖時尚左而
不尚右明矣順治十四年禮部題請奉安神主配享方

擇禮恭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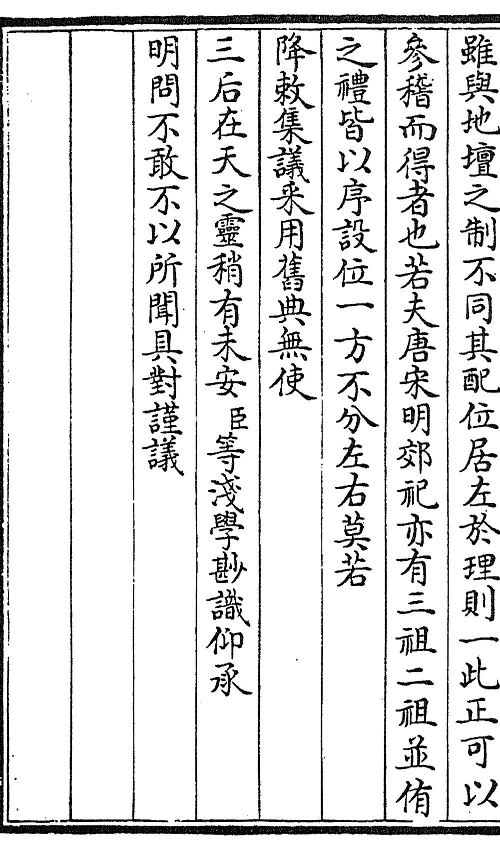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是

本朝之制亦尚左而非尚右明矣葢嘉靖議禮諸臣原知以左爲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爲左當是有司之過有待於

本朝釐正者也至有以社稷壇尚右爲言者臣謹案社稷西異壇同壝主皆北向各自成尊其來已久然魏

晉社壇間或南向惟蕭齊武帝時何佟之建議社壇北向稷壇東向是稷為配社之壇豈非配當在左乎唐開元禮太社太稷北向設后土於太社之左設后稷於太稷之左俱東向夫曰左則非尚右矣曰東向則在西方矣豈非以西為左而配必在左乎宋政和五禮及孝宗時社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明世宗實錄嘉靖九年正月亦有勾龍后稷西北東向一條惟會典所載東西方向稍異耳足知社稷北向則配位常在西方蓋



雖與地壇之制不同其配位居左於理則一此正可以
參稽而得者也若夫唐宋明郊祀亦有三祖二祖並侑
之禮皆以序設位一方不分左右莫若
降敕集議采用舊典無使
三后在天之靈稍有未安 臣等淺學尠識仰承
明問不敢不以所聞具對謹議

祀地無配位議　　徐乾學

臣乾學臣琰既上北郊配位議復奉

皇上面諭朕考古制祀地不同南郊可不設配位否其采經史舊聞以對朕當詳思之欽此臣謹考易豫卦先

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臣案孔頴達云以

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

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俞琰云配以祖考如

商湯祭昊天而配以嚳祭五帝而配以契也此言以祖

考配天帝不聞以祖考配地祇也周禮大司樂明言澤中方丘之禮矣而注疏皆不言地之有配尚書名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案孔安國傳曰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也又王肅作聖證論以難鄭康成云名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先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即祭地而

祭地無配也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臣案雅頌諸篇明明有郊祀明堂祈穀之神而諸家不言所以配地可以知禮意矣太平御覽晉起居注博士孔晁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春秋左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矣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臣案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啓蟄而郊在建寅之月是祈農之祭也后稷配天有此二祭亦不言配地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臣案此言郊之有配也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王者尊天而親地地不同於天義

固各有在也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臣案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參考諸書則稷之配天明矣而地祇用配不見於經三代而上言有配者曰天曰上帝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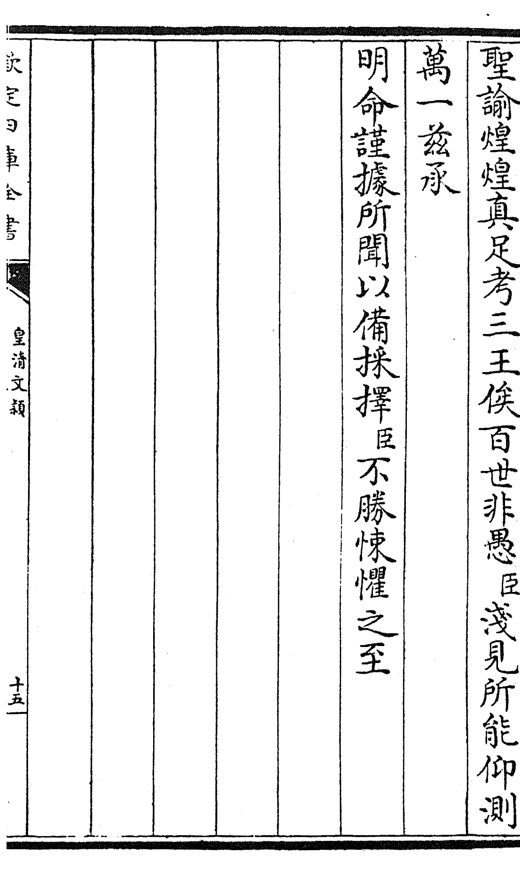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臣案虞夏商周郊廟之禮昭昭可據如此凡言郊者皆祭天之郊古無北郊之文自漢匡衡始稱南北郊也古者天子之社一在庫門内一在國外蓋未有以祖配者有則必見於經矣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案孝經無祖宗配地之文獨緯書鉤命决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是

也此緯書之說荒唐謬悠不可信從邢昺釋孝經削而不取而賈公彥禮記疏引用其辭杜氏通典遂云祭地亦配后稷其實經無明文也孝經云嚴父配天不言嚴父配地也漢書武帝元狩二年天子東幸汾陰祠后土宣帝神爵元年五鳳三年幸河東祠后土元帝即位東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二年始祠后土於北郊永始三年復汾陰后土祠　臣案漢世汾陰后土之祭總非正經起於方士巫祝讖緯禱祠之術其配祭有無史記漢

書並未之載不可得考獨魏高堂隆云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馬端臨駁之以爲孝文時無祭地渭陽事杜氏通典亦言汾陰祠配高帝不知其何所據要亦未可以爲訓也蓋古帝王郊祀之禮至漢世而黷亂詩書禮郊社之說至漢儒而紛紜故八神五畤之屬五帝六天之殊皆當以經正之者也文獻通考漢平帝時王莽奏夏日至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光武中元二年祀地祇位南

面西上高皇后配魏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晉泰始二年定地郊先后配咸和八年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梁武帝制間歲祀后土壇上以德后配陳武帝以皇妣昭皇后配北魏亦以后配臣案漢魏及南北朝祀地北郊往往以皇后配地稱地爲媪神其褻已甚則不如其勿配也三代之禮此時已不可知而光武諸臣號爲通經者穿鑿附會茫無依據若果有祖考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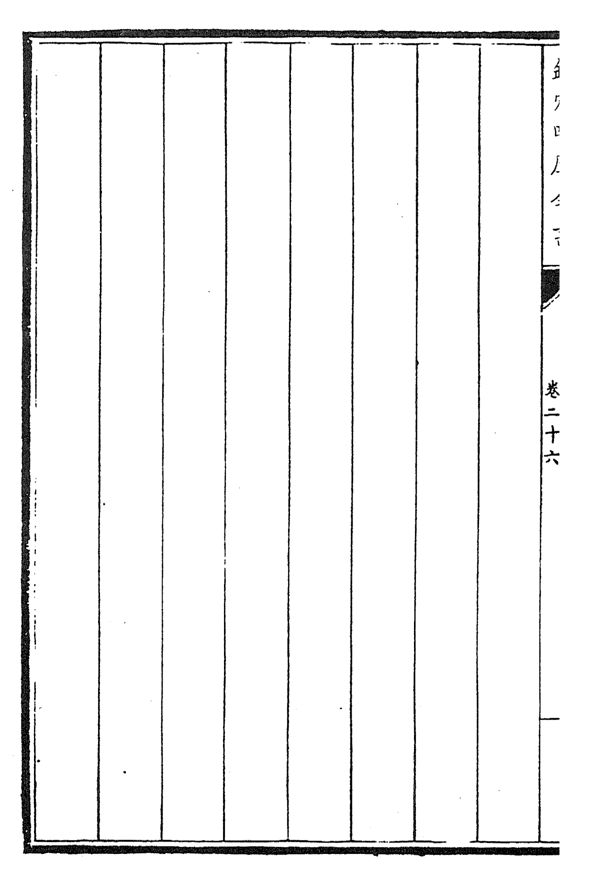
地之明文豈肯舍先王成憲不一修舉因仍謬誤以貽
譏後世哉臣竊觀唐世以來天地或合祭或分祭雖未
有無祖宗配位者而較之三代以前詩書所紀虞夏商
周之遺去之甚遠宋元諸儒如胡宏王炎袁桷輩直云
社即祭地別無北郊之禮劉汝佳則言以皇祖配地祇
於禮爲褻其言皆有證據惟是事闗鉅典未敢輕議更
易
皇上稽古定禮務求至當



聖諭煌煌真足考三王俟百世非愚臣淺見所能仰測

萬一兹承

明命謹據所聞以備採擇臣不勝悚懼之至



郊祀分合議

徐乾學

天地合祭始於漢元始中其後東漢建武唐天寶宋建隆迄於熙寧及明嘉靖初年皆因之而宋元豐之始議分祭也置局議定而後行然冬至親祀夏至但遣官行禮則地祇反不與親祀之典故元祐七年復議於南郊設皇地祇位至八年蘇軾引昊天有成命爲合祭明文發六議以難羣臣於時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殆百人紹聖三年遂罷合祭詔以夏至親祀北郊而卒未

行也明洪武改用合祭嘉靖中以給事夏言言分建南北壇然一祀之後幷南郊亦未嘗親祭矣此自古郊祀分合之大凡也夫昊天有成命據國語爲祀成王之詩小序之荒謬朱子多駁之固不足以爲信矣而倡爲合祀之説者王莽也彼徒附會王者父天母地之文而遂以天地之大等之夫婦同牢之禮其爲瀆侮不亦甚乎故合祭之非不待辨而自明也不合祀則宜用分祀矣然主合祀者固失而主分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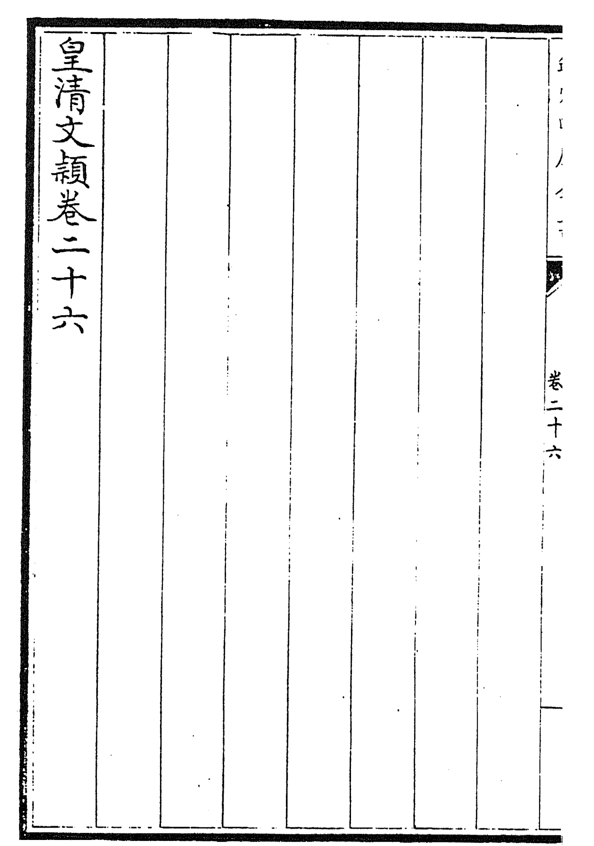
之典者必期合於先王之制先王之制存於今者不出乎六經所記載也茍考之於經而未見其合矣而姑臆爲說焉以附之先王之制則無以服乎好異者之紛紛也故愚謂合祀固失然而分祀之亦未爲得者亦以其說之不盡合於經故也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圜丘方丘與南北郊之分地而祭者其說蓋本於大司樂不知大司樂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

降夏日至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者蓋言樂作而天神地祇人鬼皆感而至猶書所謂虞賓在位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耳於祭何與而妄增兩丘於南北郊之外此是不合於經者一也然晉太始間嘗幷圜丘方丘於南北二郊矣後一襲用於唐而今竟罷之固知其說之無足據矣若夫郊之有南北則古今以爲得分祀之正而未有明其非者也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愚考春秋書郊者以十

數曰郊曰卜郊曰用牲於郊未有兼地言者亦未有以南郊稱者葢王者雖父事天母事地而禮數則不同禮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祭母母卑於父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地地卑於天也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古者無祭地之禮有祭社之禮寓地之祭於社而社之祭與稷並舉不與天對稱者尊陽抑陰之道也社有二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大司徒設其社稷

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大社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壝
軍旅宜於社則王社也王社設於宗廟之右而大社立
於國中既曰祭帝於郊又曰祀社於國一郊而一國則
知大社之建不於北郊明矣郊特牲疏社祭一歲有三
月令仲春命民社詩甫田曰以社以方謂秋祭月令孟
冬大割祀於公社三時舉祭不以夏則知無以夏日至
祭地於北郊者矣此其不合於經者又一也案南北郊
之說考之於經既無其事祭社之說證之先儒五峰胡

氏等言則歷歷不爽今若欲如古禮必廢北郊而復立大社於國中以春秋冬一歲三祀之而不敢與郊並然後可以盡合乎先王之制而大服乎好異者之心然而古今異尚禮貴變通王者期於敬天奉地之無失則已矣必欲取歷代之成法盡變之紛紛更作此勢之所不能也若世儒之論以兩郊分祀爲先王之制則然也是不可以不辨



皇清文穎卷二十六

皇清文穎卷二十七

議

歷代樂章配音樂議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翰林院掌院問查歷代樂章之配音樂者臚列成議

毛奇齡

本月十三日承令查歷代樂章配音樂者詳覈舊文謂樂章之見樂錄者斷以已議某譾陋不能指析就裏且私宅竝無藏書難藉考覈但據臆見所及臚次成說以報明問竊

謂歷代樂章無不可配音樂者其樂章分部全昉乎詩而其所配之法則舜典詳言之若其歷代因革是非得失則歷代史書樂志自能備載他書冗雜皆非所據也大抵樂章分門祗有風雅頌三部而以重輕為先後則其一曰頌其二曰雅其三曰風如樂部有郊社明堂太廟小廟諸室及雩祀先農先蠶朝日夕月太歲百神諸祀其樂歌宜準乎頌蓋思文為郊祀配稷之樂我將為明堂配文之樂清廟維天為太廟樂載芟良耜為社樂

高山載見昊天執競爲分祀諸室之樂閟宫爲小廟樂
清廟維清爲歌詞桓勺般賚爲舞曲門部秩然西漢至
武帝始定郊祀廟祀樂歌如祠太乙於甘泉爲祭天祭
后土於汾隂爲祭地而其樂章則司馬相如輩所爲乃
其詞全不頌天地祖宗功德祇以齋房赤雁諸瑞應詩
實之惟廟樂名安世樂詞有體要然其名安世樂卽房
中之樂在詩爲風在漢後樂府爲三調相和歌詞諸樂
專以此祀廟已爲不倫而後漢明帝卽又改名郊廟之

樂爲大子樂夫大子之名則何所據且反以雅頌樂名爲辟雝饗射之用則風頌倒置門部紊矣魏初令王粲作樂章原屬未備嗣後則得杜夔所傳古樂四篇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遂倣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倣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倣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則全以雅聲作廟祀樂矣宋鄭樵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皆是頌聲今魏家三廟全用風雅可乎其曰風者以騶虞伐檀雖雅聲實風詩也晉初權用魏樂

比之周室之稱殷禮止更定樂章而宮懸如故第其樂章則較漢魏爲整備有夕牲迎送神饗神降神諸歌而六朝因之宋加登歌及頌太祖配位之樂并五方帝樂齊又改爲肅咸引牲嘉薦昭夏嘉胙昭遠休成及諸祖宣烈配饗凡薦豆呈毛升壇還殿諸歌又較整備但周頌升歌祇歌清廟徹祇歌雍祇歌二詩漢初此意猶存故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此後歌愈繁樂愈襍其去古愈遠若梁代樂章則武帝自爲之將

南北郊明堂及太廟三朝樂歌盡改名雅如皇雅諴雅類則頌聲盡亡且即以雅詩爲天地太廟君臣人鬼通用則失之尤失矣北齊北周大禘圜丘五郊諸祀皆用周禮九夏之說多以夏名隋亦因之不知諸夏本雅詩用之朝會宴饗國語所稱金奏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且其詩已亡全不是頌後儒誤以思文執競時邁三詩妄實之耳至唐則槩改曰和有豫和順和諸十二名宋則槩改曰安有高安靜安諸十二名而歐陽修修唐

書樂志誤以宋時十二安次第與唐相準亦以豫和爲祀天順和爲祀地永和爲享廟肅和爲登歌以次分用而唐時所傳樂章自中宗以後凡昊天五郊二丘太廟社稷先農先蠶祈穀雩祀朝日夕月蜡百神昭德皇后廟隱太子廟九宮貴神諸樂歌皆雜列豫和肅和雍和舒和諸詩每祀皆有其名但不全用耳且尚有福和昇和歆和延和同和寧和諸名在十二和之外與樂志不合而宋十二安以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祭廟爲理

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云云而景祐中又改定其名
增誠安儀安等十四名後又增淑安柔安諸名爲皇后
禮儀而英宗光宗諸朝又代有牴牾如正安曲爲太子
王公出入而有時用之爲郊壇亞獻乾安曲爲帝升降
而有時用之爲壽王上壽至建炎初則盥洗升壇進舞
望燎皆奏正安八壝升降還位盥洗皆奏乾安全無定
準明則參酌乎和安之間郊廟用和朝饗用安多不過
九曲皆太祖親製之雖成祖世宗亦多更定然皆用詩

詞與朝饗雜用金元曲子稍别至今太常亦尚有沿襲其文者此則頌詩一部爲歷代郊廟樂章之所隷彰彰如也至于元旦大會冬至初歲小會饗射賓客及上尊上壽食舉與黄門鼓吹軍中短簫鐃歌諸樂章則隷之雅如鹿鳴燕享聽洛朝會四牡遣使天保上尊出車奏凱車攻大閲斯干作室湛露元旦大會彤弓重臣專征其門部本自備具故魏初食舉奏杜夔所傳鹿鳴四篇太和中左延年祗傳一篇以爲元會之奏所謂東廂雅

樂而晉後各造樂章名爲四廂樂歌梁更爲三朝雅樂歌則皆名雅惟唐初朝會元日冬至慶賀皆奏破陣樂慶善樂悉有歌詞而其歌者則每雜先代清商巴渝入破排遍水鼓子婆羅門諸曲高宗時有清樂有𤍠樂開元後有散樂于是分雅俗二部皆非古音至宋則列朝朝會及御樓回仗上尊冊寶諸樂章皆短歌唯六變一曲稍曼然猶五字長古詩也逮元明而全用曲子凡朝會萬壽侑食諸樂雖亦有聖安治安等曲然別有曲名

如水龍吟新水令沽美酒千秋歳類其詞最俚初尚有本曲音節至後則音節亦失較之唐之俗部猶下之矣若横吹鐃歌則本屬二樂而合用之雖舊云有簫笳者爲鼓吹爲朝會燕饗乗輿鹵簿之用有鼓角者爲鐃歌爲祠兵振旅飲至凱旋之用然其說未確漢作鐃歌一十八曲魏後則各取其調以誦美功德列代皆然使用之鹵簿與軍中馬上則鐃吹有之從未有歌其詞者是雖有誦美而亦安所見故明王景擬朝會樂章亦倣鐃

歌爲嘉禾進黄河清諸詞是鐃歌亦朝會燕饗之樂宜與四廂樂歌三朝雅樂同列觀唐樂亦有清商巴渝諸樂皆有歌有吹可驗也若横吹則軍中鹵簿本皆通用然與朝會燕享反無涉漢和帝時有隴頭黄鵠諸詩梁有企渝瑯琊王鉅鹿公主慕容捉搦諸詞多用北調故唐時軍中樂承北魏北歌名眞人歌皆馬上之聲取其雄悍其樂章名有曰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渝類多本六朝而詞不甚傳若宋時

則合黃門軍中而全以詩餘調爲之有導引六州十二時三名凡車駕出入朝饗册寶及命將出師皆用之元明則全用曲子亦謂之鐃吹曲然皆隷雅部至于風部則卽周之所謂縵樂散樂者漢魏後有相和歌詞吟嘆曲四絃曲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大曲清商曲詞江南樂上雲樂諸樂章而唐名清樂有法曲道曲商調天寶樂曲新曲如涼州伊州甘州類皆用五七絶句而宋時清樂則概以詩餘雜體爲樂章所稱大晟樂府是已明則

教坊承應如鼓子詞雜劇爨類凡宮中所奏皆是特前代清樂亦多奏殿庭後魏孝文取清商樂爲燕饗之用而隋文亦更造樂器審定律呂名清商署唐時如勤政花萼諸游幸李龜年以新聲雜進而宋時賞花釣魚亦每以新詞被樂皆可見也此則樂章之大凡也至若樂章配音樂則舜典詳言之如曰詩言志歌永言者則但作詩而吟詠之以成歌是也曰聲依永則遂以歌而被之五聲或爲宮或爲商皆得以聲依之而于是曰律和

聲則合十二律以和其聲或合黃鐘之宮或合夷則之商而于是曰八音克諧夫然後以金石絲竹八部樂器倚而成曲則以樂章配音樂者一在審聲一在定律一在制器所謂審聲者何也凡有字必有聲如宮聲宮字吟在喉間便爲宮音此字審聲也至通句吟之倘徵羽字多則宮字之轉須入輕清以從徵羽此爲句之審聲而合觀其詞或爲宮用或爲商用倘爲商用則又將酌之重輕清濁之間而使宮不函胡羽不狄殺而歸于商

調則又爲曲之審聲此卽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者蓋調雖一定而曲有轉圜所謂以有定之調押不定之音是也定調之法詳竟山樂録乃宋儒謂協律秪以首尾定調如關雎關字是無射調字則結尾亦用無射調聲收之葛覃葛字是黄鐘調字則結尾亦用黄鐘調聲收之七月流火七字是清聲調字則結尾亦用清聲調聲收之信然則起調用字收調用聲旣已不倫且起調之字亦多有不得通處如庾信創周樂章爲五聲

調曲其宮調曲以氣離清濁割一句起則氣字非宮音而魏徵虞世南爲唐造五郊樂章首章名黃帝宮音其肅和章首句曰盼盼方輿則盼字亦非宮音全然不合况唐詩中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嘆疆場宮調之類其首字皆不如所言葢起調與收調皆當審聲如甘州羽調則起調之聲當以羽始而結尾亦以羽聲收之但論首調不論首字庶爲得之且協調有不止首字者如樂苑有思歸樂本商調曲也而次首犯角如意娘本角調

曲也而誤入商調若祗論首字則安有全首誤犯之事乎且詩之配樂不同有先詞而後聲者如唐李賀作申胡子觱篥歌賀但作詩初不自知入何調使朔客吹之謂合善平弄劉禹錫造竹枝詞亦祗作詩按其音中黃鍾之羽是也有先聲而後詞者如魏杜夔播鹿鳴騶虞四詩先有調法遂作於赫巍巍四詩以代之漢鐃歌朱鷺上陵一十八曲原有樂錄然後魏更以楚之平戰滎陽等晉更以靈之祥宣受命等是也有調同而歌異者

如吳聲西曲同是清商調詞而吳聲爲吳音其歌緩而清西曲爲楚音其歌狄而急是也有歌同而調異者如宋鼓吹曲同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名而大饗所合爲黃鐘宮山陵所合爲正三調神駕還宮所合爲大石調是也有歌調同而詞曲不同者如橫吹梅花落有五字有襍言而江總爲七古散樂清調平調有單章有複解而李白清平調爲七絕是也有曲調詞俱同而樂部不同者如七月一章時爲豳風時爲豳雅明君詞一首

時爲閒絃昭君時爲上舞昭君是也有一句而數歌一章而數歌者如清廟一唱三嘆則一句而歌四句唐詩入破三疊則一章而歌三章是也有曲調之中有倚歌曲調之外有送聲和聲者如孟珠青陽度爲倚曲採蓮每句送舉棹與年少二字歡聞歌每章送以歡聞否三字襄陽蹋銅蹄和云襄陽夜來樂神功七德舞和云秦王破陣樂是也有無詞之樂而不歌有有字之樂而仍不歌者如宋儒謂笙詩無詞六朝東西廂作樂皆有先

後褋弄而無樂歌宋導引曲給之鹵簿則不歌明鐃角引聲俱有曲詞然未嘗歌是也其配樂變化不可一例而要之以文成曲以曲成調以調成樂全在五聲五聲不備不能協律故自周迄今調有時闕而聲終不闕如周禮祭祀祗用宮角徵羽四調而無商調然商聲自在也隋唐以後定二十四調但有宮商角羽四調而無徵調然徵聲如故也其無商調則以周王木德惡商金之尅其無徵調則以徵屬夏火忌陽火之洩而要其聲則

歌曲所及無時不周故司馬君實謂近代無徵音并無角音而朱子非之謂無徵角調非無徵角音也若謂隋時無宮聲以其無君明末無角聲以其無民則皆屬附會不稽之談雖見之史書而倍徵其妄天下有五聲闕一而可以成調者乎且亦何能闕其一也若夫審聲在定律舊以十二管定五聲之轉五聲配干十二律配支既有定位復爲旋宮國語所謂立均出度者而郊祀廟祀大饗朝會則各以其宜施之如天神用圜鐘地祇用

函鐘類漢時李延年畧論律呂爲八音之調而張華荀勗輩多所論列然當時所傳四廂樂歌祗用黃鐘太蔟姑洗㽔賔四律而不及其他至隋唐宋元則用簫管定律去其不能協調者于六十調中減爲四十八調又減爲二十四調而二十四調之中又并其高宮與中管者而減爲七調此卽國語七宮之說而今時用之然則今時之去古樂未嘗遠也自儒者不察妄論律呂必謂古時宮調與今不同不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唐虞金石

原不可考于今日況定律在聲旣得其聲則金石雖變其聲則一如必拘于古而妄議今樂之失則唐時分雅樂俗樂番樂三部初未嘗不貴雅而賤俗及其後番樂最難習俗樂次之雅樂最易遂以番部伎爲坐伎俗部伎爲立伎樂工肄業者坐伎不通然後發爲立伎立伎不精則使習雅樂此豈賤古樂而貴輓近哉誠以雅音失傳雖有絃䇺行綴肄習其間徒應故事而不必有所用心故也故定律之法自司馬班固京房以後歷代儒

臣皆有論說而皆不可行如律管長短班馬不同上生下生諸家各異杜夔紫玉不能鑄鐘荀勗張華終昧管籥隋萬寶常善講尺度而律法不著宋范鎮房庶單辨黍粒而施用全乖至魏漢津竟欲量徽宗中指以定黃鐘則可笑孰甚昔人云智者造律明者聽律愚者算律自宋元至今儒者論樂動輒算數全不曉以律作度量而反欲以度量作律辨秬黍考管籥準尺寸定絲毫著書盈尺而皆無一可裨實用故緊緒其書而算數滿篇

毫系秒忽觸目皆是者其書必不通夫黃鐘與宮聲圜取皆應雖有定音亦屬大槩原未有膠固泥執强立一聲以爲此黃鐘者夫樂以人聲爲主假如歌者矢聲旣從喉出契音收韻亦復重緩不可謂非黃鐘之宮而被之鐘石與一定黃鐘稍有參間則將硬守一定任其參間乎抑將圜轉取應變調而從其聲乎此甚明之理也況同截一管長徑厚薄皆已齊一而聲多不齊同治一鐘銅齊觔兩皆相準一而聲必不一妄云黃鐘之絃其

絲八十一黃鐘之鐘其銅十二觔究之鑪鞴燥濕硝炭强弱勢必不等况絲此而太簇之絃太簇之鐘以遞相準求其次第圜轉一如其算此必不得之數而欲以此定律此豎儒之所以見笑于神瞽也蓋定律有三一用金石一用絃索一用簫管杜夔以金石定律京房以絃索定律荀朂以簫管定律而予謂金石必不可定律者夫樂之有五聲七均十二律也非謂一曲可用一聲一調可用一律也一曲之中而五聲相逐七均相轉十二

律相周始可成調若用金石則金止一聲石止一聲百
叩不能變亦何以知此爲黄鐘此爲太簇此爲姑洗蕤
賔哉故六朝得周景王無射鐘樂官以無射笛歙之不
相中反中夷則又西廂鐘有古夷則鐘以夷則笛歙之
不中反中南吕是二鐘與笛皆下二調求其故而不得
謂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去銅多故其調嘽下夫鑿去
銅多則其聲當益輕清乃猶下二調則不知未鑿銅時
其調之相去何許而反云去銅而嘽下以文其不合之

故此大謬也故杜夔鑄鐘在晉已不能用而宋時李照楊傑專攻鐘律乃先儒謂李照爲景祐造鐘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冶官暗減其銅齊使聲稍清然後畧叶歌音而照卒不知楊傑爲元豐造鐘欲廢王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其鐘去而傑亦不知然則金石之不足憑如此故胡瑗阮逸改造鐘磬處士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乃說者謂以絃定律當勝于金京房造七均琴倣國語

立均出度之說其琴用十三絃第一絃乃全律之黄鍾也以後十二絃則由黄鍾起至應鍾每律爲一絃欲取其聲則分扌其絃而柱以楮之如瑟然當時卽以此爲定律之法且五聲七音皆見于絃從來論律不及七音故隋時製樂卽牛弘何妥蘇夔輩自稱淹博尚驚疑其說與鄭譯爭辨卽鄭譯初間亦不曉七音且考之樂府鍾石律呂皆無變宫變徵名色故七聲之内三聲乖應及得龜兹人蘇祇婆彈胡琵琶者其人從突厥皇后來

入中國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曰西域習傳調有七種以其七調較之七聲冥若合符于是以七音之說而更立七均均立一調遂爲七調合之十二律每律有七遂爲八十四調其調至今用之則是諸調之作皆從絃始可知也特五絃之琴必加二絃始成二變既不能使七音一氣環轉且絲有强弱時有寒煖氣有燥濕一絃之張早晚各異正聲變聲隨時取準卽欲取準亦必藉管笛之吹以定之故京氏七均琴本準黃鐘

而范蜀公云絃有緩急并有清濁欲定黃鍾非管莫準則是定黃鍾者仍藉乎管又何如直用管而不用絃之為愈也葢定律之始在管黃帝使伶倫伐竹斷竹兩節之間以為黃鍾之宮而虞舜作韶以簫定律謂之簫韶故八音之器各有變製而管獨不變今之管即古之管也其小變者曰笛即古之篪也其兼乎竹者曰笙即古之笙也朱晦菴謂管律以中聲為定但講周尺與羊頭山黍雖應準則然不得中聲終不是也大抵聲太高則噍

殺太低則盎緩以此求中庶幾得之而蔡元定謂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筩以擬黃鐘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此爲直截之法故黃鐘九寸原屬後儒臆說不必卽與古先王樂律相合必不得已而用其法則截十二管而以黃鐘之管定十二律之中聲旋卽以每管之體中定每管之中聲中聲旣得則取十二管通之其黃鐘管以中聲爲宮者卽以中聲上一字爲大呂之宮與大呂管之中聲相合則卽黃鐘一管中已具有七管

之宮圜轉相應而其他五管則從此加進不必全用大抵八聲有限其至高至下至清至濁無有加于七管之外者蓋樂止七宮宮止七調調止七管如國語伶州鳩對樂但稱七宮而隋後八十四調止用七調此自然之數非有所矯揉而後然也至于制器則統以八音虞書戞擊鳴球篇已畧盡之如云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球爲石琴瑟爲絲此堂上二部器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管爲竹鼗鼓爲革柷爲木敔爲土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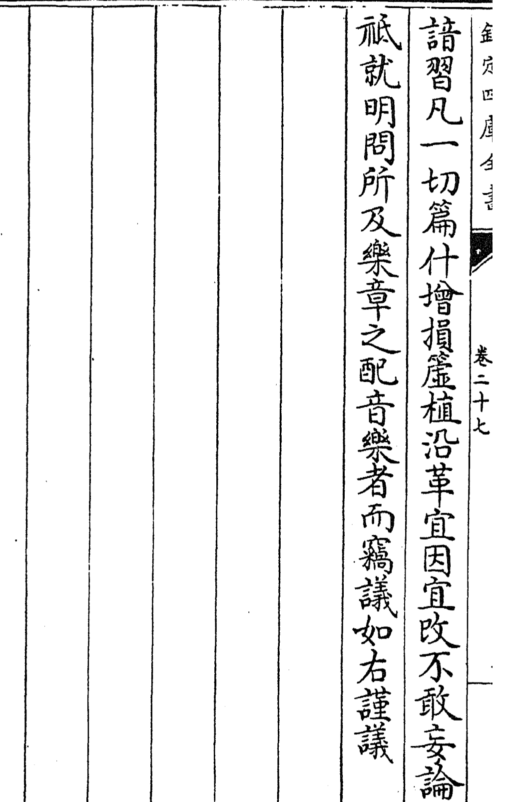
爲匏鏞爲金此堂下六部器也如是而位置亦見矣漢
後屢爲增益八部秩然如方響水盞不越金石箏筑笳
篥仍是絲竹簨簴土瓵無非匏土雞婁板拍依然革木
況後人所製反有絶勝前人者雖宮懸與登歌鼓吹諸
器皆有象數位置凡簴案多寡東西次第歷代爭論紛
紜不決然亦但約畧大槩不必穿鑿如郊祀廟祀則皆
有古制可考不甚相遠惟雜樂則各自增減如晉後四
廂金石用之大樂而清商三調則雜弄幾行樂器幾種

歌絃幾部送絃幾部皆歷歷可記即明代承應攞掇亦明載笛幾板幾戲竹幾觱子幾杖鼓幾且宮懸幾面鐘磬幾簴或左或右皆有一定然亦稍作按驗署爲部署而其事畢矣是何也則以所重不在此也宋樂志云論樂者不論聲而論器今太常雅樂器具在也試入觀之其鐘磬損簴之形羽籥干戚之制何嘗不古而聽者不知爲何聲作者不知爲何樂寧不知今世所傳之器之適用而眛者必謂古爲雅而今爲俗雅者當尊而俗者

當擴則試思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使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簟席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椄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桮盂榻椄而復俎豆簟席之舊也且孔子曰放鄭聲亦唯其聲可放故放之若論其器則鄭器猶周器也亦安有舍周製而別爲溱洧之鐘簴也哉故以今器而奏古聲卽爲古樂以古器而奏今聲卽爲今樂師延播鼗鼓未是邪詩泰始拊泗濵原非大夏荀欲用管則但多取今管而審其聲

之協律呂者卽欲用鐘亦第多鑄今鐘而擇其聲之協管筩者而由是而推之絲匏土革隨器審音亦隨音相器而樂庶幾矣所云以樂章配音樂者亦大槩盡此矣至若樂章有舞曲則舞時所歌也其在舞前與舞後者謂之階步其在當舞時者謂之舞歌故漢有武德舞歌詞六朝配廟皆有樂舞歌詞北齊有武德昭烈文德宣政文正光大諸舞周有山雲舞皆有詩唐奏武文二舞有七德九功上元而宋明二舞有元德升聞天下大定

表正萬邦車書會同諸舞皆有詩然皆倣武樂六成為之特舞曲則郊廟大饗三朝可并用與樂詞不同其他雜舞若鐸舞鞞舞皆所執器如籥翟之類而皆有詩如巾舞以衣拂舞以袖鏇舞以鏇杯槃舞以杯槃戴竿舉榻舞以戴竿舉榻今樂府有鞞舞歌詞巾舞歌詞杯槃舞歌詞及蓮花鏇舞歌戴竿舞歌諸詩皆可驗也但其所舞亦皆有定數雖庭陳百戲然亦非漫列者今天下大定功成樂作考訂鐘律正在此時第太常舊部未經



諳習凡一切篇什增損釐植沿革宜因宜改不敢妄論
祇就明問所及樂章之配音樂者而竊議如右謹議

三老五更議

張廷玉

臣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爲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是其禮爲最隆我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心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妄叅臆議以爲未可舉

行者約有數端蓋

皇上至德淵懐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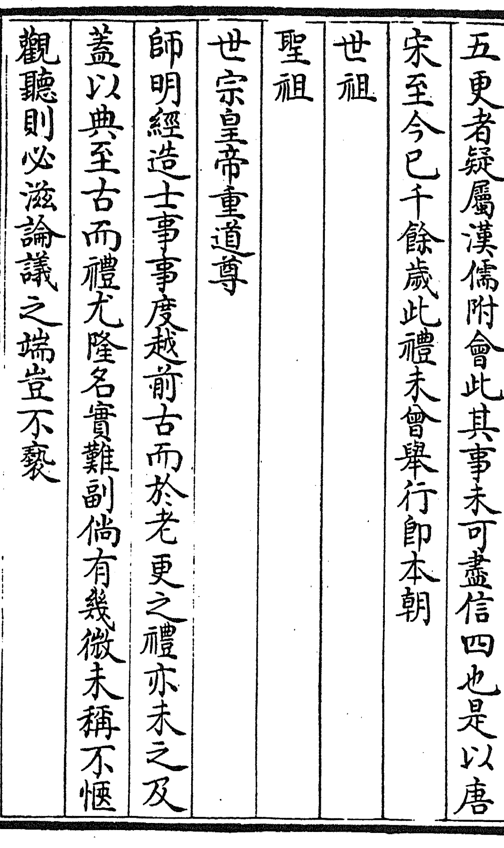
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為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酳冕而總干者旣食畢又親執酒以酳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此

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已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黄帝以土德王故曰黄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賔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

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致事諸
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任之恐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慙惶而不敢應此事之
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魏以王祥
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時五
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
名而無愧乎圜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
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

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尚書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為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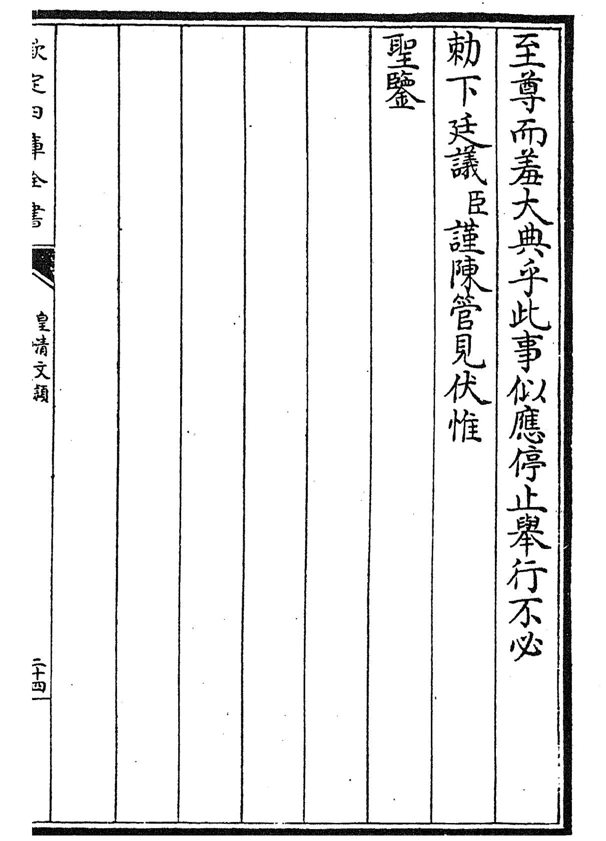
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歲此禮未曾舉行即本朝

世祖

聖祖

世宗皇帝重道尊

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愜觀聽則必滋論議之端豈不褻


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勅下廷議臣謹陳管見伏惟
聖鑒

皇清文穎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